薇薇安的日記—七月

7月1日，星期二：連續4個晚上被邀約出門，對我來說不太常發生。你們是知道的，除了戲劇表演或古典音樂會這樣的特殊場合，我喜歡待在家裡。今晚，維珍航空發表了我們設計的制服，我們確實享受製作這個系列的過程，不只是女空服員的制服，還包括了按摩師和侍者等所有其他功能的制服。女空服員們確實看起來很賞心悅目。不管是誰為她們做的髮型，做得很成功，把頭髮從後面全部挽起來，在頂上高聳起來。我喜歡男空服員制服的質感，還有面料絲線微妙的色彩搭配。

一款襯衫的領子太小—
一般而言我討厭小領子，我們會修改它。我們在面料上下功夫，用的面料是最環保的。「金髮美女」也在這活動演出— 她大概覺得必須在這些私人宴會表演很無趣。我，有同感。

7月2日，星期三：布萊恩·亞當斯的為布萊恩亞當斯基金會募款的野餐會，基金會支持BLESMA, Blind Veterans UK, Combat Stress, SSAFA and War Child
(這些慈善機構幫助軍人、戰爭中的兒童，還有眼盲或無手、無足的退伍軍人）。地點：卻爾西醫院，在教堂中有歌劇音樂會。這雷恩建築是完美的，黃金分割，熱望與節制之間的和諧。布萊恩在開場時唱了一小段，他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聲音。難怪他熱愛歌唱，他還持續一個月一場在世界各地的演出，這也允許他撥出時間做其他有興趣做的事—
攝影，花時間和家人相處。他是個好廚師：素食。我們和伊娃·赫茲高娃以及她先生葛雷戈里奧聊了一會兒。

皇家海軍陸戰隊的馬克·歐姆羅德，聖誕夜在阿富汗徒步巡邏時，踩到一個簡易爆炸裝置，失去了雙腿和右臂。

7月3日，星期四：翠西·艾敏生日宴，在馬克的俱樂部。太多人了，翠西沒和我們說上話。很久沒見到她了，她說答案是：她會來拜訪我們（只有她），而且待上24個小時。她的經紀人是白色立方體畫廊的傑伊·喬普林。他的父親是如此地以傑伊為榮，他問：「你認識我兒子嗎？」我的表情讓傑伊趕過來告訴他— 薇薇安不喜歡現代藝術。

我很開心地發現伊娃和葛雷戈里奧也在那兒，和他們多聊了一些。她們是如此仁慈真誠的人，他愛慕她，而且總是想想聽到她對事情的看法。她有三個年紀還小的兒子，辛苦的工作。伊娃依然是個超模，如此地強而有力—
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她的體形尺寸看起來比實際上大，但8或10號的衣服她穿起來依然是完美地合身。

7月4日，星期五：莎朗·奧斯本邀請我們去海德公園看奧齊表演。雖然她和女兒凱莉有時確

實會穿我們的服裝，但我覺得她人真好，還想到邀請我們。我確實喜歡重金屬，但除了聽到時能辨認得出重金屬，還有只聽一小段的時候我喜歡聽，我不曾聽過「黑色安息日」或任何其他樂團的表演。因為凱莉對公益事業還有那些不公義受害者的支持，我對她有些許認識；我發現和他們的家庭友人談話很有興味，他們對於世界上發生的事頗有概念。莎朗趕走了一個無票入場的傢伙，她的態度強硬，沒得商量。

總之，我還是沒聽到「黑色安息日」的演出，我們坐在他們後方的側翼，只能聽到噪音`感覺到節拍。奧齊跑到一邊，然後揮舞著手臂回到另一邊，整個觀眾群模仿他，擺動着像是玉米田裡的玉米隨風舞動。可惜我兒子班沒和我們一起來，他有一次描述着奧齊可以是多麼地搞笑，笑得他自己都爆開了。我們在他們表演快結束的時候離開，避免卡在大批散場的人潮之中。謝謝妳，莎朗！我們玩得很開心，但抱歉我們沒有留下來和奧齊碰面，我們那時都累了。我們原本可以趕去瑞莉·霍爾在里奇蒙的派對–
我們喜愛她，但我們有太多事要做，無法盡情狂歡。

7月7日，星期一：我們親愛的朋友羅絲妲，也是我們在義大利的製作夥伴，到我們家住一個星期。她每天都去工作，以瞭解設計的原型，還有她須要對樣品系列還有最後的主要生產製作所進行的修改。

7月10日，星期四：莎米·查克拉巴蒂是凡妮莎·蕾格列芙和我的助理泰瑟的朋友，她建議我們碰個面。我們下班後騎自行車到漢默史密斯的一家餐廳，我們對於和凡妮莎見面感到很興奮，但莎米事先告知我們，她可能要提早離開，上電視評論政府（在勞工黨也同意之下）所進行，把我們推向被監控之途，那鬼鬼祟祟的行為。

凡妮莎很明白地反對政府的作為。我對政府的看法是：他們是如此地愚蠢，如果他們有辦法監視我的一舉一動，不管他們怎麼做都不會有任何差別，但是他們將會到處製造錯誤，讓沒錯的人成為他們偏執之下的受害者，不提供他們宣稱擁有的秘密資料以外的任何理由就綁架人，然後把人砰的一聲關起來，鑰匙丟掉—
而「他們已經這麼做了」！（匍匐着我們接受了，因為我們總是認為那只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不管怎樣，這個議題走得更遠—一直到歐威爾1984的世界—
我們都是潛在的受害者，但同時我們大部分的人都相信秘密資訊的存在，而且接受政府有權取得這些資訊並依據它採取行動。記得在「1984」裡面，老大哥（Big Brother)
並不真的存在，但是大家相信他的存在—既然如此！電腦檔案就不需要存在了—
政府要的時候只要假裝就好了。他們仰賴人們互相傳遞消息—溫斯頓，小說主角—
他鄰居的女兒通報了她爸爸；溫斯頓自己，因為厭惡這體系，把自己的感覺暴露在一個實際上是體系裡密探的人，結果溫斯頓走入了他自己的陷阱。除此之外，這體系只是專斷地挑選

受害者（尤其在今日，如果你剛好是個回教徒—看看發生在夏克·阿莫爾身上的事。）

然而還有更多，人們被列在黑名單上，因為他們參與了工會活動，或其他反政府政策的活動，他們永遠找不到工作。在史坦貝克所著的「憤怒的葡萄」裡，這被描述得很清楚，是個普遍的事實。這也直接把我們帶到「思想警察」的事實。

我也許會更小心`完整地為氣候革命寫一篇關於這的文章，和日記分開。還有很多值得思考的。（我們開始覺得這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

莎米說，她一位最近拜訪過她的美國朋友是個神經緊張的人，她覺得因為莎米的身份，她會被監視，而她自己則會被貼上危險威脅的標籤。

一個星期後，當帕美拉來訪並安排去看朱利安·阿桑奇，她的兒子害怕她將不回被允許回到加州。朱利安和愛德華·斯諾登是美國的頭號通緝犯—
因為他們藐視它。監視造成了地毯式的恐懼還有對老大哥的接受。在「1984」，人們變得熱愛老大哥，認為他是他們的保護者— 甚至保護自己免於受到來自於自己的傷害。

大約五年前，我在歐里庇得斯的戲劇「赫卡柏」裡，看到凡妮莎演出。在特洛伊之戰後，特洛伊皇后赫卡柏（凡妮莎飾）成為希臘人的俘虜。她的未來是成為奴隸；她的丈夫（國王普里阿摩斯）死了，她許多的孩子，已經一個一個被殺害。她已經超越了人類所受的苦難—
只是從她先前睡著了的地上站起來，只是做到這個，站起身來—
都是不人道的：為了繼續生存下去，你必需要強化自己。但是她必須找到埋葬她兒子屍體的方法，之後由於奧德賽的背叛，她必須承受犧牲她僅存的最後一個女兒波里克塞娜的痛苦。赫卡柏殺了那犯下這最後罪行的首領他兩個小兒子。

當你最後成為這樣一個怪物，凡妮莎說，她必須面對的是「復仇是唯一宣泄的管道」。她身為終身為受到猶太復國主義者不人道對待的巴勒斯坦人發聲的運動家，這樣的經驗大概為這做了準備。

凡妮莎告訴我，當她們把這戲搬到布魯克林，導演把整個戲院佈置得像個營區，從看台到舞台，帳篷安置在觀眾席之間。那真的是了不起—而且大爆滿。

在肯·羅素的電影「魯登的惡魔」，凡妮莎扮演金妮修女。非常好。故事來自奧爾德斯·赫胥黎依真實故事所著的「魯登的惡魔」，內容敘述愛上一位英俊神父爾班·葛蘭帝爾的修女們假裝被魔鬼附身，她們宣稱他以惡魔的的形式強暴了她們，他因此被燒死在火刑柱上。黎塞留（譯注：當時的法國紅衣主教）是有政治意圖的。

7月14日，星期一：到英國廣播公司大樓，威斯敏斯特，事先預錄我反對壓裂的看法，我們在戶外拍，泰晤士河和國會作為背景。

在我們所舉辦，沒有壓裂支持者出席的五場巡迴辯論會之後，喬`我自己和我們的團隊思考着下一不怎麼走。那些壓裂支持者逃避了我們的挑戰；繼續邀請他們似乎沒有多大意義。不過，雖然我們還沒打到這場戰爭中的前哨戰，我們已經提醒了全國的媒體這場戰爭的事實。

7月16日，星期三：現在英國廣播公司邀請我參加午間新聞節目。他們先播短片（這部分稱為「肥皂箱」），接著我和論壇上的政治人物—肯·克拉克和莉茲·肯道爾—
接受採訪。（BBC每日政治）我清楚地解釋了一個事實.....有人說在美國壓裂是成功的，這不是事實。現在他們的開採到了頂點，開採者已經賠錢而且破產。

肯.克拉克繼續以令人信服的樣子胡扯；實際上反而讓我們相信：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當我有機會回覆的時候，我不玩有禮貌的遊戲，我只是說：「肯.克拉克剛才說的完全是錯的！」，接著我完全破了他主要的論點。莉茲·肯道爾一樣糟；為勞工黨發言，她說：「只要確保做好防護措施，她支持壓裂。」如果她運用十分之一的腦力來思考這個問題，她將知道防護措施是不可能的。

聽他們發言讓我兩手抱頭。這麼做之後，我停在那一兩秒，讓攝影機可以捕捉到這畫面。

這肢體語言，還有費心地讓自己看起來好看，是在以這麼短的時間討論英國人面對的最重要戰役時，我最重要的武器。你沒看到嗎？這是我們阻止氣候變遷所必須踏出的第一步。如果不戰第一場，怎麼有機會戰第二場？

我知道，即使你有辦法揭露政治人物的愚蠢，他們也不在乎—
尤其是像肯.克拉克那樣又老又硬的—
他們太自滿於自己的力量，還有從媒體得到的支持。不過我還是請辛西亞以我的名義在推特上推「真是太可怕了！ 肯·克拉克和莉茲·肯道爾不關心發生在人民身上的事。」

如果我下次（還有機會）在電視上發言，有一個訣竅我一定要記住：不管他們問什麼問題，就回答你想說的那一件事。我那時應該選擇說：「向特拉法加廣場一樣大的鑽探井將遍佈這個國家，你房地產的價值將下降25%，因有因為如此，整個經濟會崩潰10~15年。因為這是在他們開採到足夠的瓦斯之前，我們必須等待的時間。」

同時請讀Help! – Part 3 ，在這一篇文章懷疑水力壓裂只是政府的詐騙，但它也解釋了：不論如何我們都要對抗，還有為什麼這對我們如此重要。

7月19日，星期六：搭火車到
Latitude音樂節，同行的有電影製作人羅娜.塔克 ` 她的攝影師和泰瑟（她準備了野餐，我們在火車上吃）。黛菲的雙胞胎姐妹（不太像）凱蒂在我們下車後和我們碰面，她為綠色和平組織工作。我接受了一些訪問（天氣很熱）。約翰.掃文將為綠色和平組織在舞台上採訪我和弗蘭克.休伊森（北極30）。帳篷滿佈。約翰試著找出我們兩個人的共同點，他談到我們的童年—什麼造就了我們的反骨。

我說：我的生活是理想的。我的父母疼愛他們的孩子，我住在鄉村，當經驗在叛逆的神經上施壓的時候，我變得有自我意識：為什麼事情一定要這樣而不是那樣？—
尤其是和不公義以及苦難相關的：為什麼我應該這麼幸運？當我回頭看，我想這塑造了我的生活。

弗蘭克談到他是如何地敬仰他的好爸爸。他說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爸爸被命令去殺一位囚犯，他沒辦法這麼做，他把囚犯帶到小屋後面，告訴他快跑。對那囚犯來說必然很可怕

；那是一個眾所皆知殺人的方法—告訴他們快跑，然後從背後射殺他們。

我抓住這個機會談到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下所要瞭解最主要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人採取行動，我們可以阻止氣候變遷。緊急！唯一的出口是這個：

這，當然，可以完全改變這個世界，因為綠色經濟世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戰爭，有歷史以來，都是為了壟斷土地上的原料還有剝削人民的廉價勞動力而開展。我們可以說，因此它是不可避免的，而經由對應氣候變遷—將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轉化為一個永續且和平的世界—我們（最終）會得到我們想要的世界。唯一的問題是，「最終」太長了。

我最重要的訊息：年輕人是理想主義的。他們可以推翻目前的統治者—
透過在社交媒體上的運作。在氣候革命，我們必須要和年輕人一起合作，我想這是我們最好的機會。政府無法對他們像對我們大多數人一般置之不理。

但是，情況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我認為反壓裂的訴求是個政府和人民角力的試驗，而我們會贏；老政權搖搖欲墜。阿根廷破產了，美國欠債17兆。石油和石化燃料公司在賠錢，油元可能崩壞—這表示美國將會垮台。

弗蘭克談到他在監獄裡那一段時間，冷...壞，壞，壞。待了67天。不知道他是不是會在那待上數月、數年或永遠。

溝通—唯一的辦法。

每天，他用任何他能取得的東西做繩子，晚上，他在尾端綁一張訊息，上面注明他希望收到這訊息的人的名字。晚上，囚犯把這些掛在窗外，揮動它，讓彼此的繩子卡在一起，把它們傳下去。大約四小時之後你得到回應—
那裡有很多在不同樓層的囚室，要花一些時間。收信者是唯一打開訊息的人。弗蘭克是綠色和平組織堅強的鬥士，他永不放棄。

天還亮著的時候我們搭火車回家。它在每一站都停。我們必須換車，當我們跑過橋換車時，他們停在那兒等我們。然後又一次我們每站都停，午夜12點抵達利物浦街。對我而言這天最棒的部分是最後幾站，當一群青少年（狂歡者）上車的時候。他們大約在18到20歲之間。
一個黑人男孩在我們旁邊的座位坐下，中等大小的爆炸頭用捲起來的大手帕圍起來。我無法把視線從他身上移開，他很好看，一直對著坐在我們後面的朋友說話。他的朋友也很好看，

他看起來像是非印混血，值得自豪的特徵；大。我們下車時我看到他們的朋友是三個白人男孩，一個比一個帥氣。他們一起是如此地可愛。在街上有很多上夜店的人，女孩們穿著厚底高跟鞋（很難跳舞？）他們看起來真的很迷人，打扮得跟電影明星一樣。我不知道會是這樣，真的發生了！但他們時下流行跳舞的舞曲到底是怎樣的音樂？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有的話，我們會知道的。

7月21日，星期一：我們去看朱利安·阿桑奇。我們很高興能看到彼此。距上次見面已經很久了，我們都很忙。

就像在「1984」裡面一樣，政府歪曲事實，給我們虛假的歷史；但讓我們的世界變得不同的是，那兒還有叫做「維基解密」的，對事實真實的記錄！—
一個否認政府看法的完整圖書館，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的資料庫。如此簡單，如此聰明：任何想這麼做的人都可以發佈事實，官方拿它沒轍，歐巴馬先生—
所有他們需要做的只是在他們揭露真相時加上「危機解密說...」的序言，然後他們就可以從指責免疫。

我不認識任何人比朱利安更清楚這世界正發生的一切。我希望他將會喜歡我所提議，把這知識以書籍形式表現的計劃。

朱利安跟我說了一段很有哲學深意的話：除非他親身經驗，他並不真的相信任何事。他給的例子是土星環。他年輕些的時候熱愛天文學，也愛土星環。有一次他從望遠鏡看到土星，並且親眼看到土星環，接著他體會到以前他並不相信。因此雖然他並不相信氣候變遷，相信它存在的看法所具有的重量，讓他有同樣的看法，相信它是存在的，（我剛查了「看法」（opinion)這個字，「根據缺乏證明`臨時的信念`有可能的觀點，而產生的判斷或相信。」）

7月22日，星期二：帕美拉來工作室拜訪。她本來要跟我一起去看朱利安，但有事耽誤了。因為太遲了，所以她自己去。那天晚上安德瑞亞和我在我們共同的朋友菲利普.崔西以及史蒂芬的工作室所安排的自助式晚餐和她見面，帕美拉的先生里克`兒子布蘭登（他正在我們這兒實習）還有另外2位菲利普的朋友也在一起。

她對與朱利安的會面感到興奮，他給了她如何以最佳方式使她的新帕美拉.安德森基金會更有效能的建議。

伊娃·赫茲高娃在「 *Vive la Cocotte*」系列。我們記得這禮服的顫動。化妝：*瑪麗.葛林威爾*，髮型：*山姆.麥克奈特*